



主编
宗菊如 周解清

中国太湖史

中华书局

下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太湖史

下册

ZHONGGUO TAIHU SHI 赵漾初題



中华书局

目 录

第七章 明清时期	(531)
第一节 明清时期对太湖水利的认识和治理	(531)
一、太湖下游水系态势和夏原吉治水	(531)
二、胥溪河与五堰东坝的兴废	(540)
三、治水与治田、治岸、做沟	(544)
四、江南运河和江浙海塘	(550)
第二节 鱼米蚕桑之乡经济的迅速发展	(555)
一、人口的快速增长	(555)
二、江南重赋对太湖流域发展的影响	(565)
三、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农业结构变化	(576)
四、太湖流域在“都市化运动”中勃兴	(585)
五、辉煌的丝、棉纺织业和陶瓷业	(593)
第三节 太湖周边地区浓郁的文化氛围	(607)
一、东林书院与东林党运动	(607)
二、明清之际文化人士社团生活概述	(616)
三、印刷出版事业和私家藏书	(627)
四、文苑异才奇葩录	(638)
第四节 农村社区组织结构与城市工商团体	(667)
一、宗族组织类型与宗族活动	(667)
二、工商业行会与地方会馆	(675)
三、会帮组织及其活动	(681)
第五节 太湖流域人民的生活俗尚	(699)

一、岁时节令与衣食住行	(699)
二、精巧玲珑的江南水乡民居和园林	(710)
第六节 资本主义试验过程中的永恒萌芽.....	(720)
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和意义	(720)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724)
三、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内在障碍	(736)
第七节 明末清初太湖流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746)
一、苏州市民反税使斗争与太湖农民抗租抗暴斗争 ...	(746)
二、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与湖上义师	(752)
第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0—1911).....	(760)
第一节 顽固的封建体制阻碍了太湖地区的近代化.....	(760)
一、太湖地区历来承担的“重赋”之责	(760)
二、封建“均衡”思想束缚了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	(767)
三、太湖地区的生产关系无法挣脱封建 小农经济的“躯壳”	(773)
四、外部影响也未改变太湖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	(786)
第二节 农业经济依然主导着太湖地区的社会经济.....	(795)
一、位居全国之首的多种经营并重发展	(795)
二、农产品商品化比重日益增加	(807)
三、圩田在太湖地区的特殊功绩	(815)
第三节 太湖地区的近代思想家及近代进程.....	(820)
一、太湖地区的近代思想家	(820)
二、太湖地区思想家们的主要论点与实践	(826)
三、太湖地区经济形成东西落差的原因	(850)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太湖地区(1912—1949).....	(859)
第一节 太湖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	(859)

一、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	(859)
二、太湖地区工业发展的特点	(874)
第二节 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	(892)
一、太湖儿女的抗日斗争	(892)
二、太湖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913)
第三节 太湖地区的经济、人文社会	(923)
一、太湖地区的交通运输	(923)
二、人杰地灵的太湖地区	(930)
第十章 建国初期(1949—1956)	(949)
第一节 太湖流域的解放	(949)
一、渡江战役	(949)
二、解放太湖流域	(951)
第二节 解放初期的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	(954)
一、太湖北治匪	(954)
二、土地改革	(957)
三、太湖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	(959)
第三节 太湖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962)
一、基本方针	(962)
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63)
三、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66)
第四节 太湖地区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	(969)
一、解放初期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	(969)
二、行政区划的调整	(972)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76)	(974)
第一节 太湖地区的水利	(974)
一、太湖地区水利一般状况	(974)
二、太湖地区水利兴修	(978)
三、水利对太湖流域农业发展的促进	(985)

第二节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及其消除	(988)
一、大跃进	(989)
二、极“左”风潮及其严重危害	(990)
三、党的八字调整方针	(993)
四、太湖地区经济重整	(995)
第三节 十年动乱	(997)
一、十年动乱时期的太湖地区	(999)
二、十年动乱对太湖地区经济的破坏	(1002)
三、动乱后期太湖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005)
第十二章 改革开放时期(1976—1996年6月)	(1010)
第一节 改革开放时期	(1010)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010)
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为太湖地区经济腾飞 创造条件	(1011)
第二节 农业的复苏与大发展	(1013)
一、党的农村政策大调整	(1013)
二、农村经济改革	(1017)
三、兴修水利再掀高潮	(1019)
四、农业复苏与大发展	(1027)
第三节 工商业繁荣与发展	(1063)
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1063)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	(1073)
三、市镇商业的繁荣	(1081)
四、外资的引进	(1087)
第四节 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发展	(1091)
一、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概况	(1091)
二、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	(1100)
三、太湖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向	(1105)

四、苏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110)
第五节 文教事业大发展	(1114)
一、繁荣的文化市场	(1114)
二、教育事业的发展	(1121)
第六节 交通运输	(1125)
一、太湖地区交通运输特点和存在问题	(1125)
二、环太湖地区若干城市交通运输业现状	(1130)
三、太湖地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思路	(1141)
第七节 太湖地区的旅游业	(1146)
一、丰富的旅游资源	(1146)
二、旅游事业的发展	(1156)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	(1159)
第八节 太湖渔业	(1161)
一、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161)
二、太湖渔业的重要地位	(1164)
三、渔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	(1167)
第九节 人才与人才市场	(1169)
一、大量吸纳人才	(1170)
二、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	(1172)
三、创造选拔人才的机制和环境	(1175)
四、实现跨世纪人才工程	(1178)
第十节 太湖地区新型小城镇群落的出现	(1181)
一、经济腾飞与新型小城镇群落的形成	(1181)
二、太湖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1185)
三、太湖地区新型小城镇群落发展的新趋势	(1192)
第十三章 太湖地区可持续发展	(1201)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与太湖地区经济的腾飞	(1201)
第二节 建国以来太湖地区的水患	(1205)

一、水患的一般状况及其日趋严重	(1205)
二、水患日趋严重的原因及其治理	(1208)
第三节 太湖地区的环境治理	(1210)
一、从山青水秀到环境恶化	(1210)
二、必须采取措施治理环境——治水与保土	(1219)
三、谋求太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229)
第四节 坚决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1235)

第七章 明清时期

第一节 明清时期对太湖水利的认识和治理

明朝初立，百废待举。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首推发展农业经济，他深知农为国本，百需皆出其所，所以有农夫归耕可免三年赋税或徭役，以及“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为保障农业生产，朱元璋又布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越二十七年，又“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①并分遣国子监太学生等，遍谐天下，督修水利。

明清鼎革之际，战乱狼藉。清立国后，实行“更名田”，又“蠲免赋税，奖励垦荒”。对于水利事业亦十分重视，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水利设施，多次予以治理。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淮甸，阅视河工，遂历江浙，咨诹水利，太湖亦蒙”。^②

可见，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均很重视农业，更视水利为农业命脉，至使郡邑水利得兴，太湖之水也因此得治。太湖流域水利的兴修，不仅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对于该地区手工业、商业、航运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太湖周边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太湖下游水系态势和夏原吉治水

（一）太湖下游水系态势

太湖跨苏、常、湖三郡，广三万六千顷。其水源，西面来自茅山

① 《明史·河渠志》。

② 金玉相《太湖备考·巡幸》。

和苏皖界山的荆溪水系，南面来自天目山的东、西苕溪水系。北面长江之水，在水位高涨或海潮倒灌时，亦会涌入太湖。

太湖下游本有三条干河导水出海，即娄江、吴淞江、东江，总称“三江”。此外，东北方向，有入江港浦“三十六浦”（常熟二十四浦，昆山十二浦）；在东南方向，有归海港浦“十八港”。至明代成化年间，“十八港”已严重淤断，“三十六浦”除白茆、福山、七滧等少数大港浦外，大多也已淤浅。而所谓的“三江”，娄江、东江早于五代时期已经淹没，仅剩吴淞一江。

吴淞江原长二百六十里，江南支流有九十六条，江北支流有八十三条，^①“深广可敌千浦，”^②江狭处犹广二里。^③其上游与太湖汇合处，原本是一片水域，湖水自吴江长桥入江，迤逦东去，蜿蜒而行。及元末明初，其江首、江尾以及中段水系，均发生重大变化：

江首，唐代所建的吴淞塘路，长期阻碍湖水下泄，使太湖上游冲来的泥沙和风浪卷起的湖底沉积物，渐渐在长桥一带淤涨成陆，豪家乘机规为田宅，军旅也在彼建造营房，^④致使太湖出口变狭，水不流畅，迫使吴淞江首北移，由长桥移至瓜泾口。但瓜泾口宽仅八十米，湖水下泄不畅，流量减少，严重削弱了对中下游的冲淤能力。

中段，位于江南的淀泖湖群，自古东江淹没后，均经由吴淞江入海，遂成为吴淞江的重要水系。其北出之水，注入干流吴淞江，与淞江上游来水汇合，共同冲刷下游。但由于历代豪强在彼大量围垦，造成蓄水能力萎缩，北出水量减少，亦削弱了对干流下游的冲淤能力。

江尾，随着海岸线逐渐向东伸展，吴淞江道也随之不断向东延

① 王凤生《浙西水利图考》。

② 郑玄《水利书》。

③ 任仁发《治水说》。

④ 金玉相《太湖备考·太湖》。

长。延长之处，均为沙涂，而沙涂又多被围垦，水流受阻，加上上中游来水冲淤能力削弱，流缓沙停，造成潮沙严重淤淀。迄明代成化年间，吴淞江已是一副从夏驾浦到南跄浦入海口一百三十余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陆”，“比之旧时，百不及一”^①的景象。虽屡经疏治，但旋疏旋塞。

与吴淞江情况不同，其南面的黄浦江，却日益坐大；北面的刘家港亦不浚自深，日益宽广。

黄浦江，为楚申春君所开，原系吴淞江江南支流，全长二百五十余里。上源有淀泖湖群之水注入，水量充沛。下游北向，有一范家浜，自成一脉，经南跄浦径达海。元初，黄浦江“阔尽一矢之力”，至明初，已自然发展成为“大黄浦”。然其近吴淞江下游的浦口段，却因吴淞江尾淤塞而受阻，使上源淀泖湖群之水，排水不畅，日渐壅积自感。

刘家港，亦名刘家河，即今浏河。位于苏州、昆山之间，西承太湖，从吴县鮀鱼口入苏州娄门，东经沙河，入唯亭诸水至昆山，直达太仓，旋绕城而东，流程七十三里，入江归海。其出现于元代，因受江流和风浪冲刷和潮汐倒灌作用，不浚自深。其地势低洼，水流顺畅，遂成海运大港。元时，已可聚舟楫千艘。明永乐时，则“可容百斛之舟”，郑和下西洋，即由此出发。

由上可知，太湖之水，在东北向可经浏河、白茆、福山、七滧等港浦入江归海，而东面却因吴淞江尾淤塞，不能畅泄，日渐壅积自感。苏、常、湖、松、嘉、镇、杭七府，因此常困于水患之中。

（二）夏原吉治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淞江下游的严重淤塞，淀泖湖群的泄水不畅，均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所致。宋、元两代，以吴淞江为古代“三江”之一，是太湖泄水正脉的传统观念，屡加疏治，但总是

^① 《明史·河渠志》。

旋疏旋塞。治水无功，水患频仍。然在宋、元时期，不少有识之士，也曾发表过其它治理意见，张桂荣、朱文祥等，曾提出疏浚昆山、嘉定等河道，分太湖之水，经刘家河出海的主张。宋嘉祐年间，进士吴执中认为，“吴淞淹涨，役重工多；淀山旧湖多为豪户为田，但恐不易开浚”，提出不如放弃吴淞江下游，而导太湖之水由新泾和刘家河入海的意见。

在众多的议论中，元代周文英在其《论三吴水利》中，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吴淞江海口严重淤塞，是“沧海变桑田”，是地势天意。违地势天意而去开挑吴淞江，“非惟事大体重，动众劳民，抑且地势不齐，人力不能胜天”。他主张放弃吴淞江海口段的“涂涨之地”，因水势所趋，顺其性疏导，导淞江之水经刘家港等港浦入江归海。并提出三条具体路线：一是导吴淞江，从夏驾浦经刘家港入江归海；二是令盐铁塘承淞江北来之水，经白茆、茜泾等港浦入江归海；三是导吴淞江水，经由昆山、常熟至江阴界的六十余条港浦，分泄入海。^①

可是，在元朝大德八年（1304）千夫长任仁发治水时，仍因吴淞江为泄水正脉的传统观念进行疏浚。上述意见，均未被采纳。

明清时期，对太湖下游的治理颇为重视，进行过多次疏浚。其中最著名的工程是夏原吉的“掣淞入浏”和开挖范家浜。

明永乐二年（1404），太湖地区，五月大雨，吴江田禾尽没；六月，苏、松、嘉、湖四府俱水。户部尚书夏原吉受命治理，他昼夜涉步，亲身进行调研，对苏、松、嘉、湖四府的地貌态势和水患成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浙西诸郡，苏松最为下流，而嘉湖常颇高”，“环以太湖，绵亘五百里，纳杭、湖、宣、歙间水，散注淀山之湖，以入三泖”，苏、松、嘉、湖水患，乃“为浦港塘塞，涨溢害稼”。他继而对吴淞江等港浦状况作了具体剖析：“吴淞江袤二百余里，广百五

^① 参见《太湖水利史稿》。

十丈，西接太湖，东流入海，前代常疏之。”但此江当潮汐之冲，旋疏旋塞。自夏驾浦以下至出海口一百三十余里，已“滟沙游泥，难以施工”。而嘉定的刘家港，径出海；常熟的白茆港，径入江。“皆广川急流”。他认为治水之法，“应在浚吴淞诸浦”，刘家港、白茆等港浦可大加利用，于彼施工，可工少效快。^①他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并汲取前人治水的教训，果断采纳了前朝周文英的主张，作出了“舍吴淞，事刘家河，首开昆山夏驾浦，掣吴淞北达刘家河；复挑嘉定县之顾浦，引吴淞北贯吴塘，自刘家河入海”^② 的决定。并报奏朝廷获准，予以实施。此即夏原吉的“掣淞入浏”。

“掣淞入浏”，导吴淞江上游之水，部分引入刘家港，使刘家港水势更大。为减轻刘家港的负担，和更有利于太湖东北水系的排水，夏原吉还对常熟的白茆、福山等港浦进行疏治，导昆承、阳城诸湖水，经白茆、福山、七滧等港浦，北出长江归海。

夏原吉在进行“掣淞入浏”工程的同时，亦注意解决淀泖湖群壅积不畅的问题。他纵观大黄浦水系态势，指出：“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其下游入海段虽已“迁塞难浚”，但其北面的范家浜则可利用。他说，范家浜自成一脉，“经南跄浦径达海”，“宜浚深阔”，“使之上接大黄浦，以达泖湖之水”。^③所以有开挖范家浜之举。其时，开挖大黄浦、赤雁浦、范家浜，凡二千丈，广三十丈，使大黄浦之水，改由范家浜北流，旋于今复兴岛附近，与吴淞江水汇合，以建瓴之势，于吴淞口入海。^④

夏原吉的“掣淞入浏”和开挖范家浜，仅用了一年时间，较好地解决了太湖下游长期存在的排水困难的问题。后人多予褒颂之词：明代嘉靖进士、按察副使沈啓在其《吴江水利考》中赞颂：夏原吉奏疏“指划详明，议论纯正，洵经国大臣之言也。”

^{①③} 《明史·河渠志》。

^② 钱中谐《三吴水利条约》。

^④ 《明史·列传六十九》。

嘉靖举人徐献忠在其《吴兴掌故集》中认为，治水之法，不患其源之不通，而患其流之不泄，故苏松兴利之处，即吴兴去害之由。他称赞夏原吉将吴淞江水引入浏河，又以黄浦改入范家浜之举，“诚为达权通变之利”，“自后照此疏导，自然太湖之水可泄”。

明人谢琛也颂扬，自后七八十年，百姓赖以安居乐业，“先朝任用夏原吉之力也”。^①

入清以后，顺治年间江宁巡抚戴国宝亦称：“大黄浦通行”，苏淞两界之水“有所归矣”。^②

雍正、乾隆年间，叶凤毛在其《三江》中称颂：“太湖之委有五道，……非有五道之泄则不快，非合黄浦则无从出，故黄浦者，乃震泽之尾闾也。”

乾隆常州通判张世友也说，黄浦入海之处，水势浩瀚，不仅远胜娄江，而且大于淞江数倍。“黄浦实为淞江所藉以为泻泄之大助也”。^③

当然，对夏原吉的“掣淞入浏”和开挖范家浜之举，持不同意见的也不少。例如明人金藻在其《三江水利论》中批评说，这是“黄浦窃权”，是“众妾显尊，而正嫡幽微”，是“形势不顺”，“纲领不正”。他认为：“松江乃东西之水，其势大而横，……黄浦乃南北之浦，其水小而纵。太湖之定位在西，大海之定位在东，必藉东西之江以泄之，则为顺为势。若藉南北之浦以泄之，则为逆为缓。”他提出要“正纲领”，坚持吴淞江是泄水正脉的传统观点。明中叶水利郎中颜如瓌指责说，长江水溢，则浏河自泄所受之水已经不暇，又安能并泄吴淞之水？^④成化工部尚书李充嗣也批评说，夏驾浦、新洋港二河，与吴淞江交汇之处，横引江水，斜趋刘家港，以致吴淞水弱，不能冲激淤泥，抑且二河通行浑潮，倒流入江，与吴淞下游潮汐，日相抵撞，

① 参见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

②③ 参见清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

④ 参见《同治上海县志·开吴淞江议略》。

易成淤塞。巡视水利御史林应训在其《言苏松水利》中，对夏原吉弃吴淞不治亦不以会然，他说：“吴淞江上源淹塞，其来已微，又为新洋、夏驾浦掣其水以入浏河，势乃更弱，不能胜海潮汹涌之势，涤混浊之流，日积月累，淤塞仅存一线，水失故道，时致泛滥。”余起霞则说：“东江既无可考，娄江又如衣带，如今计者，莫若专治吴淞，盖东、娄两江，本皆吴淞分流。”并说：“吴淞江治，诸水无不治”。^①反对弃吴淞事他港。清朝嘉庆年间，两淮盐运使王凤生在其《浙西水利图说备考》中，亦颇有贬词，他说：“黄浦虽深通，岂能两省下游同时并纳？彼此抵触，不克畅流。”

在诸多不同意见中，明代隆庆太仆寺丞归有光和清代顺治进士钱中谐的主张，别有见地：

归有光在其《水利论》、《水利后论》、《寄王太守书》等论述中，认为淞江独承太湖之水，自古已然。淞江所以日隘，是人与水争尺寸之利，是湖田膏腴，为民围垦圈田所致。他指出“夫江之淹塞，宜从其淹塞而治之”，不此之务，而别求他道，其结果必然是“治之愈力而失之愈远”。他提出治吴中之水，宜以“大禹治水，山陵挡路者毁之，壅断天地之性”的决心和贾让治理黄河“欲北陟冀州之民，……败坏城廓、田庐、冢墓以万数”的魄力，专力治理吴淞江。应将吴淞江南北堤岸尽皆拆除，令吴淞江深阔，水势洪汇与杨子江埒。如此，“淞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他批评周文英的弃淞江不治，而导淞江之水入浏的主张，是不足辩的怪谬之论。他指责夏原吉治水，是不寻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别浚浦港，是求一时之利，是本末倒置。他责问：淞江之势日失，今日仅与支流无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淹塞，“此岂非治水之过欤”？

归有光的论述，显然坚持了以淞江为泄水正脉的传统观点。但

① 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

他谈及的，吴淞江淤塞是人与水争尺寸之利造成的观点，却有一番新意，亦切中了当时一些豪民围湖裹田的时弊。而他论及的治水要有大刀阔斧的精神和魄力，也是对当时一些小手小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水之道的批评。

钱中谐则不以传统的治水观点为然。他认为治太湖下游之水，“不必复泥三江之故道”，“未必专恃吴淞江”。提出吴淞江、刘家河、白茆港，即今日之“三江”。但他同时也指出：“大凡治事，必须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浏河、白茆者，亦有专治浏河而舍吴淞、白茆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他认为：“浏河之浚，一时不为无利”，但“自白茆渐塞，以一浏河洩之，似未为安”。“夏公专治浏河，是救一时之急，非百世之利”。他主张以吴淞为纲，以浏河、白茆为辅，而以七滧、许浦、阳林诸泾浦为纬的治水方法。“今以吴淞为纲，而以浏河、白茆为辅，则浙西有三大川，可无虑水之溢；以七滧、许浦、阳林诸泾浦为纬，则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广其趋下之路，亦可无虑三大川之壅。”经纬两者，或并举，或兼顾，不使偏废，全面治理，则治水能够成功。他也指出，豪民占河为田，是河流大忌。“吴江长桥为门七十有二，以杀水势。而今之贪利者，东西茭芦数百顷，久之渐成平壤，架屋以后，坐视吴江之民频遭水厄。湖水一涨，灌城而入，全县之田，荡然为患，……且不止为全县之害而已，全郡受之，邻郡受之。”“今东南之水，不比黄河湍渢迁徙不常，祸在豪民之占河为田，中流为梗，故迂迴曲折，而成壅塞”，力主严予治理。^①

夏原吉治水，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确实解决了太湖下游的泄水防潦问题，并且随着黄浦江的扩大和愈益通利，终而成为太湖流域的泄水大川，效果明显，功不可没。但“掣淞入浏”，不可能完全代替吴淞江。夏原吉放弃吴淞江不治，结果反使吴淞江下游淤塞更为

① 钱中谐《三吴水利条议·论太湖三江五堰》。

严重：其一，浏河引淞江上游部分湖水北出，是减少了吴淞江下游的流量，减轻了吴淞江下游的压力，但随之也降低了吴淞江上游来水，对下游污泥浊沙的冲刷能力；其二，浏河邻近长江，长江水位通常较高，每逢海潮倒灌，江海之水就会内灌入浏，其时，浏河自顾不暇，安能并泄淞江北出之水？相反，江海浑潮倒灌，反会经夏驾浦等港浦流入淞江，加上淞江海口潮汐上涌，与浑潮相撞，形成潮沙沉底，促使吴淞江下游淤塞情况更为严重。“掣淞入浏”时，吴淞江下游尚宽一百五十丈，至隆庆年间，止存三十丈。且“掣淞入浏”这条路线，随着黄浦江的扩大，也逐渐淤塞，分洩吴淞江水的能力亦日益下降。这一情况，非夏原吉始料所及。所以，于“掣淞入浏”三十年后，明清两代，复多次对吴淞江及其它港浦进行治理。据《太湖水利史稿》所载，明代自建文四年（1402）迄万历十六年（1588），共疏浚吴淞江十一次，通江港浦二十次。清代疏浚吴淞江七次，通江港浦四十四次。据《太湖备考》、《明史》、《江苏水利全书》等记载，规模较大的工程有：

明代正统五年（1440），巡抚周忱挑浚吴淞江，亲至江上，立表江心，尽去壅塞，使水疏泄。天顺二年（1458），吴江、湖州水患，巡抚崔恭于吴淞江下游开挖新江，西起大盈浦，东至吴淞巡司，凡长二万二千丈。并疏浚新泾、蒲汇塘，导吴淞江水经大黄浦入海。天顺三年（1459），巡抚崔恭复开吴淞江，自夏驾浦口，至嘉定莊家泾，凡长一万三千七百丈。成化五年（1469），吴县知县樊瑾疏浚九曲港，凡长五千八百五十丈。成化七年（1471），水利金事吴瑞开挑吴淞江，东起徐公浦，西抵夏驾浦，凡一百三十里。成化十年（1474），巡抚毕亨挑浚吴淞江，自夏驾浦口至西莊家港，凡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丈。弘治元年（1483），吴淞江中段淤浅，水利金事伍性浚治，凡四十余里。弘治八年（1495），吴中水灾，工部侍郎徐貫，巡抚御史胡鑒，于吴江长桥辟除苇荻数千亩，并疏浚大石、赵屯等浦，分泄淀山湖水入海。同年，还征集常州、吴县、常熟、嘉定民夫十万五千人，开浚